

中國國民黨周刊

第二卷 第七期

中國國民黨週刊 第二卷 第七期

代售處

代售處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二月五日出版

北京北新書局 武昌時中書局 重慶重慶時報 南京東南大學 濟南大明學社 杭州古今圖書社 上海古今圖書館

廈門協作書店 潮州青年書店 成都新潮書報社 舊金山少年中國晨報社 紐約民氣週報社 域多利新民國報 檀香山自由新報

零售每份五分 國外一元 代派：十份至三百份五折 五百份以外四折

訂閱：每年六角 連郵費：國內七角

通訊處 上海龍環路四十四號週刊編輯委員會

目次

論文

何為以黨治國……………靖塵
引渡政治犯問題……………綠
偽黨部之擁護海外黨部……………海濱
為共產破壞本黨海外黨務告海外同志……………甄陶

譯載

伍朝樞論國民黨之目的

黨務專載

雜件

時評

本黨應實現的豈止民生主義嗎……………侶玉

漫談

共產黨小陰謀之一斑……………一笑
狗咬主人……………不共

論 文

何為以黨治國

(靖塵)

現今世界上的國家，無論是君主立憲，或是民主立憲，是總統制，是內閣制，或是委員制，沒有一國不是以政黨做中心；換一

句話說：沒有一國不是以黨治國。大抵一個進步的國家，多是兩黨以上循環握政權，當那一黨得多數民意的贊同，就是那一黨握政權。中華民國既是民主立憲國，以黨治國不是一種稀奇的主張。誰知道有一般人聽着『以黨治國』四個字，便好像中國國民黨是要獨攬政權，是要排斥黨以外的人在政治上的活動。這種懷疑若出自反對國民革命或反對本黨主義的人，我們可不必理他。然而今日懷疑以黨治國的人，却說：國民革命，我們是贊同的，三民主義，我們是贊同的，可是他們主張以黨治國，便太狹隘了，一國的政治那裏能夠由一黨包辦着呢？我仔細想一想；這是不明白『以黨治國』四個字的界說。究竟何為以黨治國，實有說明的必要。

以黨治國這句話，是本黨總理孫中山先生演說時所常講的，然而指的是用本黨的黨員治國，這還用本黨的主義治國，不但黨以外的人單聽着這四個字不甚明白，就是同志裏面單聽着這四個字也未盡明白。而況俄國的共產黨正在那裏借着無產專制的幌子實行寡頭專制，詳細的說：以共產黨人與非共產黨人比較，祇是共產黨人有權；以幾個首領與一般共產黨人比較，祇是幾個首領有權；開會的時候，有舉手，無討論；平日的待遇，有黨籍，無是非；順之則生，逆之則死，揚子雲所謂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不啻為今日俄國的寫照。這是一般人懷疑以黨治國的一個原因。所謂中國的共產黨人夢想在俄國指揮之下做一度寡頭專制的魔王，使用他們『我田引水』式的老方法，拿孫先生以黨治國的話加以曲解，本黨雖開除了他們在本黨的黨籍，而他們仍隱混在沒有執行清黨案的區域橫行一切，鬧得烏煙瘴氣，『黨人可怕』的歌謠已經發見於兩湖，誰能夠以冷靜的頭腦辨別這是共產黨人，不是國民黨人？這是一般人懷

疑以黨治國的又一個原因。

一般人懷疑以黨治國的兩個原因，我在上面已經說過了。而懷疑的原因的原因，還是由於不知道三民主義的解釋。孫先生曾解釋民權主義為『政治為人民所共管』，既是為人民所共管，則絕對不是為一黨所獨管了；又曾解釋民權主義為『政治地位平等』，既是平等，則絕對不是黨人與非黨人有什麼階級了。並且國民政府建國大綱第九條說：『一完全自治之縣，其國民有直接選舉官員之權，有直接罷免官員之權，有直接創制法律之權，有直接複決法律之權』。第廿四條說：『憲法頒佈之後，中央統治權則歸於國民大會行使之，即國民大會對於中央政府官員有選舉權，有罷免權，對於中央法律有創制權，有複決權』。第十五條說：『凡候選及任命官員，無論中央與地方，皆須經中央考試銓定資格者乃可』。這樣看來，任何一黨都無從獨攬政權，都無從排斥黨以外的人在政治上的活動。要是法律有不平等的規定，則人民或國民大會可以複決。要是考試官員有不平等的銓錄，則國民大會可以罷免。而國民大會代表的選舉權又是直接操自各縣的人民，更無任何一黨壟斷或把持的餘地了。這是政治地位平等的結晶，是政治為人民所共管的真精神所流露，決不是俄國可以學步，也不是所謂中國共產黨人可以竄改。

我把孫先生的民權主義解釋和建國大綱條文證明以黨治國不是一黨獨攬政權，排斥黨以外的人在政治上的活動，想必懷疑的人至此可以渙然冰釋了。現在為使更加明白這四字的界說起見，再把孫先生關於以黨治國的演說節錄在下面：

孫先生在廣州對中國國民黨親大會的訓詞說：

本總理向來主張以黨治國，以黨治國的這一說是甚麼意思呢？是不是所有的黨員都要做官才算是治國呢？如果黨員的

存心都以爲要用黨人做官才算是以黨治國，那種思想便是大錯。大家都知道滿人滅了中國之後，就是以滿清治中國，試問當滿清的時候，全國所有的大官是不是都用滿洲人去做才算是滿清治中國呢？完全不不是的。最初滿清入關的時候，便用洪承疇治中國，洪承疇是甚麼人呢？洪承疇就是漢人。到了後來，滿清更用許多漢人來治中國。推到春秋戰國的時候，有很多國家都是聘用客卿治國，像李斯相秦，楚材晉用，都是用外來的人治國家。因爲要某人做某官，就是要那一個人去做那一件事。如果那個人才能可以做那件事，才可以使他做那個官。若是他的才能不能做那件事，他一定要去做那個官，便是不勝任，便沒有好結果。好像諸君在家內；要有好菜吃，便要專請一個好廚子；要做好衣裳，便要專請一個好裁縫；要造好屋住便要專請好建築工程師。這些廚子，裁縫和建築工程師的任務，在諸君自己家內的人不能說都可以做得到，諸君自己家內的人不能說都要做廚子，裁縫和建築工程師。諸君要廚子，裁縫和建築工程師，家內的人便不能一定要反對。國就是大眾的一個大家庭，國事就是和家事一樣。如果說要黨員做官，那麼本黨的黨員現在有三十多萬，廣東的知縣只有九十多個，其餘的大官更是很少，用這樣少的官怎麼能夠分配到這樣多的黨員呢？所謂以黨治國，并不是要黨員都做官，然後中國才可以治，是要本黨的主義實行，全國人都遵守本黨的主義，中國然後才可以治。簡而言之，以黨治國并不是用本黨的黨員治國，是用本黨的主義治國，諸君要辨別得很清楚。至於本黨黨員，若是確爲人才能勝大任的，自當優先任用，以便實行本黨的主義。倘若有一件事發生，在一個時機或者一個地方，於本黨中求不出相當人

才自非借才於黨外不可。

上面這段話，展轉說明的，是以本黨的主義治國，不是以本黨的黨員治國。那麼，這以黨治國的解釋比英美法日各國較進一步；就是從憲政時期開始以後，中華民國建築在固定的主義之上，不致像各國這樣短期之間變更政策，往往任何政策都有不能夠貫徹的現象。至於誰爲官員，就聽民意的抉擇，要之官員以何黨佔多數雖有變更，而國家的政策則總須根據固定的主義出發無論如何變更，離不了一個爲民所有，爲民所治，爲民所享的國家。這是孫先生抱着一種大公無我的觀念，外察世界潮流，內察國內情狀，認定要中華民國長治久安，非用三民主義建設一個爲民所有爲民所治爲民所享的國家不可。現在國內的人沒有那個公然批評三民主義的不對；即素以中國國民黨對敵的黨派或軍閥，也不敢反對三民主義；共產分子雖久懷攻擊三民主義的鬼胎，還是要拿三民主義做他們的假面具；可見以黨的主義治國是大公無我的。但是要以黨主義治國又從何做起呢？孫先生的建國大綱規定建設之程序分爲三期：一曰軍政時期；一曰訓政時期；一曰憲政時期。在軍政時期，一切制度悉隸於軍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以掃除國內之障礙，一面宣傳主義以開化全國之人心，而促進國家之統一。這個軍政時期是不久的，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即爲訓政開始之期，而軍政停止之日，建國大綱第七條說得很明白。在訓政時期，政府當派會經訓練考試合格之員到各縣協助人民籌備自治，等到全縣人口調查清楚，土地測量完竣，警衛辦理妥善，四境縱橫之道路修築成功，人民曾受四權使用之訓練，而完畢其國民之義務，實行革命之主義，即成一完全自治之縣。凡一省全數之縣皆達完全自治，則爲憲政開始時期。全國有過半數省分地方自治完全成立，則開國民大會決定憲法而頒布之。憲法頒

布之日，即爲憲政告成之時。在訓政時期，中國國民黨的黨員雖不願與人爭官做，却不能不先人負責任。這是因爲歷紀元以來十五年的經驗，看出爲主人的國民尙多不知爲主人，不能爲主人，不敢爲主人的分子。訓政就是要使那些不知爲主人的知爲主人，不能爲主人的能爲主人，不敢爲主人的敢爲主人。這種辦法：就中國歷史說，就是如太甲成王尙幼，伊尹周公暫行攝政一樣；就世界歷史說，就是如菲律賓不能夠獨立，美國教之自治一樣。其目的是在還政於全國國民，並不是在獨攬政權和排斥黨以外的人在政治上的活動。

今日革命軍差不多克復全國之半的地方，此後訓政時期的久暫，將視未克復的地方歡迎國民革命及已克復的地方完成各縣自治的遲速爲轉移。我希望恐怕中國國民黨包辦政治的人，趕快促進全國國民革命的成功，趕快促進革命軍範圍內各縣自治的實現，那麼，中國國民黨裏面即有希冀懸棧的分子，也沒有理由可以藉口，才算是我們的畏友呢！

引渡政治犯問題

(緣)

我們在馬路上走如果看見疏忽的汽車夫碾斃一條狗；我們雖非狗的主人，却不要埋怨那汽車夫，不應該殘害狗命。我們如果看見人家捉住了竊賊，不把他送官究治，而把他吊起來，私刑敲打；我們雖非賊黨，却不要替那竊賊抱屈。我們如果看見那做應該校決或鎗斃的罪犯，被軍人尋開心，把他們殺頭，更把殺下來的頭，號令市曹，宛如肉莊上陳列的豬頭一樣；我們雖然也是痛恨那些死囚的人，可是對於這種處置，不要說聲：「慘無人道」！凡此種種所謂「惻隱之心，人家有之！」

近時天津英租界當局，把共產黨徒假冒本黨名義組織的機關

查封，並且把裏頭的人引渡與中國軍閥。這是違反國際公法，駭人聽聞之舉！講到共產黨的殘民賣國，實屬死不足惜！可是憐之以其道，手續方面，總覺不對。所以我們反對共產黨的人，對於他們此次的遭殃，不免多少有些像本文上段所說的「惻隱之心」。並且英國人對於假冒國民黨的共產黨，開了這個惡例；將來對於我們反對共產黨的純粹國民黨黨員，安知其不以同樣手段對待呢？所以我們不得不因爲這件事情，防漸杜微，喚起中外民衆的注意，使英國人此後對於非共產黨的政黨，不再有這種舉動。

在從前國際公法比現在還要幼稚的時候，國際間對於互相引渡罪犯一事，視爲當然的義務。政治犯與尋常刑事犯，並無什麼分別。後來各國民權漸漸發達，覺得從前把政治犯與尋常罪犯一樣引渡，未免不公。在政治上犯罪，與尋常犯罪不同。一個國家對於別國的政治犯，不可存着太深的「成則爲王敗則爲寇」的勢利觀念。並且一個友邦，或者真有改革之必要。更或他的改革，於別國也有利益。若是把那時機未至的失勢英雄，暫來躲避的，引渡到他們所屬的本國去受罪，未免間接阻礙世界文化的進步。所以政治犯免受引渡問題，漸漸成了國際公法上明顯的原則；那出亡外國的政治犯的從前得着很穩固的保障了。保護政治犯，並不是偏袒他們，於他們所屬國家的政府有所不利。一方面保護他們的安全；一方面却也禁止他們在轄境內繼續作政治活動，如果不聽，就依照當地法律懲辦他們。自從國際公法上經過這個變化之後，國際間認爲可以互相引渡的，只有尋常刑事犯了。就是尋常的刑事犯，也不是盡在引渡之列。美國有一個判例說：如欲引渡，須關係人之行爲在兩國法律上皆成罪名始可。照他的意思看起來，關係人在本國所犯的是尋常罪名；若在躲避所在國的法律上不爲罪者，關係人也不在受引渡之列。

自從政治犯與尋常刑事犯有了分別之後，國際間每遇引渡問題發生的時候，其主要關鍵，為斷定關係人是否屬於政治犯之列。如果是政治犯，關係人所在之國家應當拒絕引渡。如果是尋常的刑事犯，便須立即允許，不應該有所留難。凡要求引渡的國家，有權決定一個關係人是否係可以引渡的尋常刑事犯；那被要求的國家，有調集證據，決定允拒之權。并且因某種罪名而引渡的人，不能受別種罪名的審問及懲處。美國曾有一次依照一八九九年與英國所訂的引渡罪犯條約，引渡一個英國人。在引渡的時候，美國鄭重聲明，只能把他依照使他引渡的罪名懲罰！不能處他別罪。就是他曾經犯下列種罪名，在他被引渡之前，本國法庭業已判決了治罪。却也不能在引渡後，因罪犯已入掌握中，便把他執行。上面所說的「別種罪名」，是指不足以使他被引渡的罪名。換句話說，就是足以使他受保護而免引渡的政治罪名。這是防止政治犯所屬的本國，借着別種名目，要求引渡，等到引渡之後，便辦他的政治罪。

從上面看來，國際公法對於政治犯的保護，可算周密了。可是斷定關係人是否係政治犯一層，往往引起許多辯難及糾紛。因此國際間一方面承認一切政治犯免受引渡為國際公法的通則；一方面却想設法產生若干例外的辦法，以避免糾紛。就是國際間訂立條約，雙方商定那幾種罪名，不問是否屬於政治性質，其關係人，彼此可以將其引渡於所屬政府。這種辦法，現在尚未普遍。將來世情日益複雜，各國因時勢之要求，齊起實行，亦未可知。像上述訂約會先例極少。英美兩國間首次的引渡條約，是在一七九四年所訂的條約叫做 Jay Treaty 的裏頭第二十七款。該款訂明兩種罪名，作為引渡的標準。後來在一八四二年，一八九〇年，一八九九年，及一九〇七年迭次商訂的條約，訂明可以引渡的罪名，

擴充至三十餘項之多了。這種辦法，以現方握權之政府，訂明將來應當引渡的各種罪名，是否公道，儘有我們辯論的餘地，但非本文範圍所及，不談罷。

結論，我要回到開頭所說的話了。中英兩國之間，關於引渡問題，並未有訂明種種罪名的條約。既沒有例外的條約，就應該互相依照國際公法的通則，保護政治犯。就是政治犯在他轄境以內，作政治活動，也只能依他轄境內的法律懲戒他們，那知英國人竟違反那種通則，隨意引渡！他們今日對待萬惡的共產黨，假冒國民黨的共產黨如此，安知其將來對於國民黨或其他正當的政黨，不以同樣手段對待呢？我們應該防漸杜微！

偽黨部之摧殘海外黨部

(海濱)

頃接美州之藩市總支部市分部快郵代電，知道廣州偽黨部竟行停止三藩市總支部職權。他的原文云：「冬中央議決三藩市總支部執監委員停止職權，由三藩市紐約波市頓芝加哥高錫崙舍路屋崙崙迫古羅省各派代表一人共九人組織全美代表大會籌備處，大會代表選舉法由籌備處規畫，開會及代表川資由總支部供給，會址仍在羅省，希速辦。」唉！不想數十年為黨盡忠的三藩市總支部竟受偽黨部摧殘至此，我同志那可不恍然怪，決然與，努力向前來清算呢？自共產黨入寇本黨以後，便存脫胎換骨的心。及至總理逝世，莫斯科復決定五年內消滅本黨。他門照着這個方針日日進行，復借蘇俄借給軍械之餌，攪得黨務上政治上的實權，各省各處悉由共產黨員譚平山以組織部長的資格派共產黨員組織黨部，凡不為共產黨努力的，就加上「反革命」的罪名，得了「反革命」的罪名還要說「臣罪當誅，天王聖明」。還有幾個同志為着首領慈惠記了總理以三民主義來革命救國的主旨，幫着共產黨在那裏大肆疾呼「要革命的向左轉」，使一二年來廣州中央偽黨都成了共產黨的

傀儡。國內各省各處統轄在廣州偽中央黨部，幾完全為共產黨的黨部，近來還怕廣州偽中央做傀儡有變化，開他共產黨有名的國民黨聯席會議，來脅迫偽中央。他的議決案，自然是完全的共產黨議決案；他惟一的主旨，就是要將本黨黨員逐在本黨之外；所以有肅清西山會議派孫文主義學會派的決議案。國內已告他摧殘本黨的成功，自然要摧殘到海外。因為本黨之革命實施在國內，發源常在海外，滿清未覆的時候，本黨因由海外發生，革命經費由海外接濟，就是民國成立那一回，本黨失敗，又靠着海外的力量來恢復勢力。所以共產黨要消滅本黨，就不能不同時消滅海外黨部以為斬草除根的計。這回摧殘三藩市總支部，不過其中之一件事。

依理說起來，三藩市向為本黨最努力的黨部，不特沒有掛羊頭，賣狗肉，及一切改黨徽，滅黨史，傾覆本黨及國民政府的陰謀，近來且為着投鼠忌器，對於偽中央表示服從，並且在郡裏募北伐義捐。這樣忍氣，這樣努力，所以討不着偽中央的好感，無非是共產黨要貫徹他消滅本黨的主旨，就不能不摧殘最有力最能夠努力之三藩市總支部。

不但如此，總支部之選舉法，選舉期，原有定章，今為要急于摧殘海外黨部的緣故，已不願選舉期，復不願選舉法，竟於總支部各職員未滿任期便停止職務，及不依選舉法，令三藩市等九支部各派代表一人組織全美代表大會籌備處。此中消滅本黨急不及待之情，躍然如見，同志們！還不快覺悟嗎？

本黨許多同志主張加入偽中央，以便與共產黨奮鬥，這話以覺有理，實則徒供共產黨容易屠宰罷了，三藩市總支部就是一例。因為共產黨是要借着偽中央來根本消滅本黨，那管係服從不服從？就是天天供作傀儡的偽中央，到了工具作完時，還不是一個對不

住嗎？由黨部推到個人，拿最近邵元冲葉楚傖一個一個雖投降，却不能免着驅逐，那就不言而喻其中的沙諦了。目前之摧殘三藩市總支部，特共產黨摧殘海外黨部之開端。我海外黨部之是否任其摧殘，就請我同志自決了。

為共產黨破壞本黨海外黨務告海外同志

志

甄陶

親愛的海外同志們！共產黨破壞本黨，現已由海內的黨務而至海外的黨務了！消滅本黨的期限，恐怕用不着五年長的時候。因為海外黨務是本黨根本黨務，海外黨務之被破壞，即本黨根本之被動搖；根本動搖，不旋踵就要消滅了。

何以我們要說海外黨務是本黨根本黨務？我們可以用本黨的歷史，逐一證明：總理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在始二十餘年！都是在海外宣傳和運動；這二十餘年間，贊助的也是海外同志！犧牲的也是海外同志；沒有海外的同志，便沒有屢仆屢起的精神，能支持十次的失敗；沒有海外的同志，便沒有辛亥革命的成功。這是第一個證據。其後二次革命失敗了，本黨在國內的黨部，瓦解冰消，在國內的同志們，投降者投降，脫黨者脫黨；總理及一般忠實同志，在國內已無立足之地；獨海外黨部黨務，依舊進行，還依舊如同盟會時代的態度，一致幫忙。總理，以至有民國九年的「粵軍回粵」。這是第二個證據。陳炯明叛黨，總理及諸同志被迫離粵，本黨又失了政治的根據地，國內黨務，頓呈停頓狀態；獨海外黨務，猶依舊進行，並且依舊幫忙。總理許多經費，卒之打倒陳炯明。這是第三個證據。依這三個證據，足以證明如果本黨不在海外發源，斷不會有今日；如果沒有海外同志和海外黨部，也

斷不會有今日。然則海外黨務豈不是本黨的根本黨務麼？我們所以指出海外黨務爲本黨根本黨務，在使我親愛的海外同志，明白自己所處地位的重要和責任的重大，而速加猛省。

親愛的海外同志們！今日本黨在羣衆的勢力，日漸擴大；北伐軍的捷報，日有所聞；國民革命的成功，已是朕兆；漫漫長夜的中華民國，已現曙光；我們在狂喜的當中，自不免興起飲水思源之觀念，越感激敬我親愛的海外同志，越想竭盡我們的心力，來擁護本黨的根本黨務。那知我們還未有所表建，共產黨已先我們而破壞了！

共產黨破壞本黨海外黨務，就我們所能發見的：（一）爲古巴總支部，（二）爲三藩市總支部。我們照這兩處發生的風潮，綜合一看，便知是共產黨挑撥出來的。其理由如下：

一、風潮主動人皆屬共產黨可指揮者：古巴風潮的主動人是董方城。三藩市風潮的主動人是紐約分部，紐約分部是黃凌霜等持。（黃凌霜由無政府主義者的資格加入共產黨，由共產黨跨入國民黨的，可見其爲人！）董方城與黃凌霜皆受共產黨的命令，前來搗亂的。

二、風潮的原因，皆出於把持黨務不遂者：董方城之煽動各黨部搗亂古巴總支部，是因為他自己和劉浙英都不能把持古巴黨務。黃凌霜等把持之紐約分部之煽動各黨部反對三藩市總支部，是因為要爭在紐約開全美代表大會，以圖就近把持和操縱；但總支部已決定在三藩市，自知計劃失敗，迫而出此。其原因相同。

三、風潮的時間地點均相近，似有步驟者：古巴的風潮，在今年六七八月間；三藩市的風潮，在今年十月間；均在國內黨務四分五裂之後，並且均在美洲。此顯見共產黨的陰謀步驟，先

破壞本黨國內黨務，然後破壞海外黨務；破壞海外黨務，又先破壞美洲的黨務。

上舉三點，僅是我們在遠道的上海觀察出來的，若在美洲，當更能揭發其他陰謀。但我們現在已觀得不少可慮之點：第一，古巴和三藩市因爲不給共產黨把持，纔發生風潮，如果給他們把持的，便沒有什麼了；因此，我們很憂慮海外黨部已被共產黨操縱的不知多少。第二，古巴和三藩市已經發生風潮，則以後海外黨部的風潮，恐將繼續不斷的發生，勢必至海外各地黨部，同國內一樣的四分五裂而後已。第三，共產黨的破壞本黨海外黨務計劃，似已蘊蓄了數年；據三藩市總支部的報告，紐約分部已數年不繳黨費；則共產黨把持黨務與陰謀破壞本黨，已準備於開始不繳黨費的時候。嗚呼，我海外的黨務危矣！

今爲海外黨部計：當實行本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開除共產派在本黨黨籍的決議案，此爲根本之圖；否則，若仍與僞中央黨部周旋，亦當拒絕僞中央派來海外辦黨的人員，因爲他們都是共產黨徒，或共產黨可以指揮的下流東西，不拒絕他們，海外黨部必遭其蹂躪。

尤其有一件要注意的：就是我們海外的同志，離家萬里，舉目無親，稍遇幾個同鄉，已覺無限的親切；何況是這同志合的同志？所以我們海外同志，相互間是最親愛的。我謂有這個關係，又值本黨本國今日內憂外患的紛乘愈加要同心戮力，一致奮鬥，萬萬不可作無謂的爭執，爲共產黨所乘，肆其挑撥，致搖動本黨的根本黨務，是所厚望。茲擇總理於民國十年九月覆僑墨支部書的一段，以結此文，願我海外同志留意：

當此國家多故，吾黨責任甚重。凡屬黨員，宜如何恪守黨德，聯結黨誼，賄勉從公，冀國家於長治久安之域，方不負黨

員進黨之初心。若立異背棄，或假黨行私，均是害羣之，馬不獨吾黨羞稱，亦為同志所共棄。請將此意通告各同志一德一心，協同為國；奠國體於健全，植綱維於不墮；覃精政術，蔚為偉人；救頹扶危，邦基永固。今之民國，不存則亡；今之吾黨，不進則退；「其亡其亡，繫於苞桑。」願與諸君，一其勉之！

譯 載

伍朝樞論國民黨之目的

今歲雙十節上海字林西報載有伍朝樞君一文，題為國民黨之目的，茲譯之如下

國民黨為自辛亥革命以後迄於今日具有繼續歷史的中國唯一之政黨，在此十五年内，國民黨從未犧牲其主義而與他方相調和。故當國事擾攘之中，其他政黨多凌夷而為個人機關，獨國民黨保持其特殊之地位。孫中山先生將國民黨之主義約為三大綱。一，民族；二，民權；三，民生；第一，民族主義，令人犧牲私利以國家人民幸福為前提；第二，民權主義，要終止個人主治或軍人專制，而政府對國民負責任；第三，民生主義，要工業革命，改良人民經濟地位。

此三大綱為國民黨之最後目的，其成功繫於時勢之推移，欲完全達到目的，需時十年三十年或五十年，今尚不能斷定。簡言之，此等主義，在重造中國為新國家，絕對獨立，而使其人民得保持其四千五百年之歷史而光大之。

至於國民黨最近之目的，孫先生曾於其遺囑中說明之。第一為召集國民會議，於此吾須以一言表明者，即中國國內外之華人及軍事領袖外交代表已一致開始提倡召集此種會議。（中述國民會議組織法從略）孫先生主張於召集此正式國民會議之前，先召集預備會議，起草章程及作大會開會之準備。國民黨以為召集此大國民會議須能盡量代表全國人民公意，至少能代表人民中表示意見之部分之公意。此種會議，比較二三軍閥間之秘密談判為能解決政治問題可斷言也。目下中華民國尚無憲法，臨時約法已乏人注意，曹錕憲法更為人所吐棄，且自民國六年以後已無一全國人民公認之中央政府，所謂中央政府之滑稽劇日更顯露，即名義上承認北京之軍人首領至此亦不承認之。在各省用人行政，全出己意，故在北京自稱中國政府之人，乃保管前中國政府之檔案之人而已，獨各國外交官猶承認之，其可笑實無異認英國博物院院長為英國國務總理也。今國民黨所主張之國民會議，即將解決中國之政府問題者，此其最近目的之一。

國民黨之又一目的，廢除不平等條約，此殆為外人所不喜，但欲中國束縛於八十年前完全在不同情形之下所締結之條約，殆無此理。此等條約，在在外人觀之，或為不得已之弊害；但國民黨及一般華人觀之，或為不得已之弊害；但國民黨及一般華人觀之，則為完全之弊害。廢除不平等條約之法不一，即如有數國商約，於此數月內即將滿期。吾意此為外國政治家表示偉大手腕之一好機會，宜即聽其作廢，此一法也。又一法，則各國可與國民會議所舉出之代表商議廢約手續，如國民會議代表不及舉定，則與各省所舉之代表商之亦可。再不然，則各國可發一宣言，一俟中國出現一全國人民公認之政府，各國即允將各約作廢，亦一法也。國民黨對外政策，並無成見，孫先生曾言，無論何國，以平

對待中國者，皆為中國之友。故吾人對任何國家均無偏見，一視同仁。至於友誼之試驗，至為簡單，即與中國以平等待遇而已。故何國為吾黨之友。列強當自擇自決也。國民黨深信以黨治國，然此黨治一語今為人所誤解，以為用黨員組織政府，凡非國民黨員皆不能於政府中任職，此實大誤。蓋凡為民黨黨員者，祇須宣言服從黨綱，欲謀位置之人作此宣言，又有何難？須知國民黨黨員未必人人盡忠於黨，而非國民黨黨員則儘有信仰國民黨綱而為其盡力者。余曩在廣州親聞孫先生在公團演說黨治之義。謂以黨治國者，乃用黨綱治國，並非專以黨員為政，故凡能實施國民黨之主義者皆可入國民黨政府，蓋非人之問題，而為主義之問題也。是以國民黨與其他黨派之不同，正在此點。蓋他黨專圖藉政治以奪權利，國民黨則求黨綱之實現以謀民福也。

國民黨不信以武力成就其目的，彼之不得已而用武力者，乃為自衛起見，因不得已而使國民遭受痛苦，實為國民黨所惋惜。國民黨所信者，為以教育的手續達其目的。所謂教育者，即宣傳運動，故今日國民黨軍隊正在戰地奮鬥之際，同時有多數之黨員以孫先生之三民主義廣事曉諭全國人民也。

黨務專載

海外部告海外同志書

親愛的海外同志：本黨已於三月廿九日在上海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了，這次代表大會的召集，是根據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在總理靈前所開的第四次全體會議而來；而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所以決定這個地點和時間，却有很大的意義：

一、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的最重要決議案為取消共產派在本黨的黨籍。但是共產派在本黨的黨籍可以取消，而中央執行委員會自身，却不能在本黨的策源地的廣東開會，因為廣東國民政府早已給共產黨及本黨不忠實分子操縱了。此時本黨的生命，不絕如縷，所以中央執行委員會不唯自身非到北京去開會，并不得不決定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或上海開會。北京，上海，雖為軍閥及帝國主義者勢力範圍，但絲毫不能損及本黨不妥協的精神。因為本黨早已認定此次在北京或上海開會，與在總理指導下的同盟會及中華革命黨時代之在東京開會，中國國民黨於桂系奪政和陳炯明叛變時代之在上海開會者等。因此，本黨決不畏外界的謗言和奸人的構煽。

二、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以為在三月二十九日紀念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殉國的時候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足使我們增加許多深刻的印象。因為我們紀念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殉國，是紀念我們先烈為民族爭自由平等而犧牲的革命精神。我們為此紀念，是要鼓舞我們同志繼續此種革命精神，而努力打倒一切反革命的仇敵——勾結白色帝國主義的中國軍閥和勾結赤色帝國主義的中國共產黨。惟有打倒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和共產黨乃能實現民族的自由平等，而竟先烈之志。並且三月二十九日是本黨的光榮紀念日，是本黨的不可磨滅的革命歷史：本黨在此時開會，即表示本黨有如此紀念日，有如此歷史，決不畏彼無歷史，不犧牲，擅欺詐的假革命團體的中國共產黨肆意污蔑和破壞。此次開會，既有如許重大意義，則我們同志，今後當愈加努力，方有革命成功的希望。

因為我們現在與從前不同了，從前總理在世，什麼事都有總理負責，現在總理逝世，不但沒有替我們負責的人，而且乘喪謀

我的敵人，環伏窺伺，我們試看總理逝世後的帝國主義者，軍閥，和共產黨的跳梁情形：

近數年來，世界帝國主義，大別之，有白色赤色二種：白色帝國主義，即歐戰前傳統的資本帝國主義；赤色帝國主義，即戰後新興的欺騙弱小民族無產階級而自取得優越地位並且有打倒白色帝國主義取而代之的野心的蘇維埃帝國主義。這兩大帝國主義，各為應敵的使利，而成立了兩條共同的陣線：白色的為國際聯盟，赤色的為第三國際。雖然國際聯盟為歐洲白色帝國主義的聯盟，其最主要目的在維持歐洲的均勢和防止歐洲的赤化，而不與於美洲之合衆國帝國主義與亞洲之日本帝國主義；但是國際聯盟在殖民地次殖民的勢力與第三國際衝突的時候，日美帝國主義亦必無疑無惑地加入國際聯盟取同一的步伐，這是幾年來告訴我們的事實。可見白色帝國主義者雖然兄弟鬩牆，却還能外禦其侮。所以這幾年來國際間的明爭暗鬥，簡直是白色帝國主義赤色帝國主義直接間接的明爭暗鬥。

其在我國 次殖民地的我國，總理在的時候，以總理的威力所及，他們大家還客氣一點，而且對待我國又確有程度之差。蘇俄方面，表示取消帝俄時代與我所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所以總理以蘇俄為平等待我的民族，而有聯俄的主張。我親愛的海外同志識之：總理主張聯俄，是因爲蘇俄以平等待我，以自異於其他帝國主義者。但是總理死後，蘇俄却怎樣：

一、並未放棄帝俄時代在我國所獲得的利益

(甲)·帝俄時代所侵佔我國的領土，如東海濱，阿穆爾，復貝爾，托穆斯克，斜米巴拉廷斯克，七河費爾干等地，依然未曾歸還。

(乙)·庚子的賠款，不肯無條件的退回。

(丙)·已廢的六路通商條約，還想規復。

二、復向我國施行帝國主義的政策

(甲)·中東路的把持。

(乙)·領事館員額無限制的要求。

(丙)·煽動外蒙獨立。

三、操縱并破壞本黨及國民政府

(甲)·決定五年內，消滅國民份，代以共產黨。

(乙)·指揮其加入本黨的第三國際黨員在本黨內組織團體，破壞本黨的三民主義，而代之以布爾什維克主義。

(丙)·命令其在本黨國民政府受雇的黨員，操縱國民政府，使成爲客卿專政之局。

(丁)·煽惑本黨蒙古省黨員，脫離本黨關係，另組中央執行委員會，並改用委員長制。

(戊)·三月二十日命李之龍起事取消國民政府代以勞農政府

上述各點，就是蘇俄在我總理死後自暴其赤色帝國主義的一幅可怖的寫真。同時白色帝國主義方面，漸漸窺破蘇俄對待我們的假面具，於是借着反赤的大題目，愈來愈兇了：一、大發展其獸性，由間接的到直接的槍殺我同胞，造成五卅慘案後，繼以不斷發生的南京，漢口，九江，重慶，廣州等處的大屠殺。

二、奉系軍閥首領張作霖的後台老板日本帝國主義，公然出頭露面去打郭松齡。

三、粵海關的英人雇員，憑藉大英帝國的氣焰，居然反叛雇主把海關封鎖起來。

四、英日帝國，因奉國軍閥之戰，阻礙其帝國主義的進展，公然率艦駛進大沽口，欲重演八國聯軍入京的慘劇。

他們赤白兩帝國主義，既在我國境內直接橫行，同時，又各運用其工具——軍閥走狗——中國共產黨，作間接的鬥爭；普通的觀念，皆以爲日本帝國主義的工具奉系軍閥，和大英

帝國主義的工具直系軍閥，拚過兩場的你死我活，決沒有言歸於好之理。但是最近幾個月來，以日本帝國主義和大英帝國主義對於蘇俄之帝國主義認為共同之敵，故素相仇敵之奉直軍閥，便因英日之目的之一致，竟聯起盟來，打敗被指為赤化的國民軍了。因積不相容的奉直軍閥的妥協，即表示遠東方面白色帝國主義的妥協。因為在遠東方面發展的白色帝國主義，以英日為巨擘；而互相猜忌，亦以英日為最甚。現在英日兩帝國主義，既已約定互相了解，應付一共同之敵，恐怕其他白色帝國主義，及其工具各省大小軍閥，再不會有什麼問題了。

白色帝國主義憑藉他們工具大聯合的雄厚勢力，間接攻打赤色帝國主義；同時，赤色帝國主義，亦必嗾使其走狗——共產黨，拼死反噬。從此我們就陷入於紅白帝國主義鬥爭的旋渦中，而莫由自拔了！

(未完)

時評

本黨應實現的豈止民生主義嗎

侶玉

報載上海偽黨部徵求黨員啓事，有「實現……總理之民生主義」一句話，初看似不甚覺的什麼，及一細思，乃知道是共產黨消滅本黨的大陰謀。

總理係提倡三民主義來救中國的，所以本黨要實現的就是三民主義，其餘或是過程，或是手續。今上海偽黨部將三民主義變為一民主義，苟非別有用心，再不會這樣糊塗，那知道這是共產黨消滅本黨移花接木的手段。

何以故呢？因為總理會說過民生主義即是共產黨主義，共產黨便借這句話來做幌子，將本黨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改為實現總理的民生主義，輕輕將民族民權拋着：一方嫌民族主義不便於宣傳將中國隸屬第三國際；（即蘇俄之民權主義不便於宣傳工

中國國民黨週刊 第二卷 第七期

農專政；一方則可將民生主義借總理民生主義就是共產黨主義之言解作共產黨主義；遂不知不覺之中可將本黨三民主義，變成共產黨主義，此種手段，可算巧妙極了！（總理所云民生主義即是共產黨主義，自有真解，參觀本週刊第二卷第二期請諸君民生主義就是共產黨主義的真解便明）。

同志們！共產黨冒着本黨名主義來撲滅本黨，今又明目張胆來將三民主義改為一民主義，以改爲共產黨之張本。我想總理在天之靈，對於三民主義爲人變消如此，必定萬分痛恨。希望我們同志一致起來擁護！

漫談

共產黨小陰謀之一斑

一笑

此次北伐。共產黨本不贊成。事前多力阻撓。事後設計破壞。南中同志類能言之。——憶民國十三年春。俄人某曾勸總理棄粵下野。可以參證。——幸諸將士不爲奸謀所惑。奮勇直前。不數月而底定武漢。師及贛閩。共產黨見我機順利。非破壞阻撓所能力爲。乃變更計畫。思奪人之所有以爲己有。積極爲搗汪倒蔣之謀。近有友自粵中來。言共產黨於此二者進行甚力。其進行次第。分爲先搗汪。後倒蔣。搗汪工程已將告竣。迎汪代表不日首途。倒蔣則先從倒張入手。張者張靜江也。日來攻張傳單已發現於市上。謂張形同殘廢。不堪担任要職云云。按張君靜江。人傑也。雅有聖人（？）之目。平昔不問黨務。去冬乃奮勇赴粵。旋繼汪精衛而爲偽黨部主席。說者謂以聖（？）易聖（？）必能聖蹟綿延。不圖竟爲豎子所誣。夫人之殘廢與否。在腦不在身。苟心力健全。雖形

第一一頁

骸缺損何害。昔孫子膺脚。兵法修列。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却克跛行。戰勝強齊。司馬身殘。聿成腐史。古今人豈甚相遠。况張君但病足耳。能飲能食。不異恆人。詎為殘廢不堪任職。毋乃所謂欲加之罪。不思無辭。我誠為張君冤。雖然。張君反對第四次中央執行會議之斥逐共產黨者也。宜可與共產黨沈沈一氣。永諧魚水之歡。乃圖窮七現。不免中道物蹊。可見共產黨之冥頑不靈。張聖人之大慈大德不足以化之也。可哀也已。

狗咬主人

不共

前幾時，廣州偽黨部指使他所屬的偽黨部攻擊本黨中央黨部，海濱同志說他是焚犬吠堯，業經辭而闕之。這幾日，我又聽到一件狗咬主人的事情，我也要說幾句話。

上月內，共產黨借北伐軍打了勝仗的光，在廣州開了一個什麼聯席會議，表面上冒用中國國民黨名義，開的算國民黨聯席會議。可是坐在聯席會議席上的，照例是共產黨一大堆。他所議決的東西自然如俗語所說狗嘴裏沒有象牙，無須理會。可是有一件最好笑的事情，有人告訴我，說他們有一個議決案？要肅清西山派肅清孫文主義學會派。本來共產黨自加入本黨以後，狗咬主人，已非一次，平日挑撥搆煽，誣蔑詆欺，無所不用其極，這一次有這議案，原不為奇，可是咬的太空了。

他們所謂西山派，便是孫文主義的信徒，所謂孫文主義學會派，也是孫文主義的信徒。去冬本黨中央執行委員在總理靈前開第四次全體會議，地在北京西山，世稱這會議為西山會議。自有此西山會議，然後有本年三月十九日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然後有本黨第二屆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凡海內外忠誠同志，莫不贊成這會議，莫不隸屬於同一志義之下，一致進行，這便是他們所

謂的西山派。前年以來，本黨同志鑒於共產黨的猖獗，於是總理主義為基礎，組織孫文主義學會，以為救黨的預備。這種團體，到處都有其中分子，以青年同志為大多數，尤以學校內青年同志為大多數，這便是他們所謂的孫文主義學會派。共產黨已自知道他們這一套把戲不易得衆同情，專用「鬼附人」的法子來擴張勢力，有如英國的共產黨曾經鑽入英國的工黨，土耳其的共產黨曾經鑽入土耳其的青年國民黨，與中國的共產黨鑽入中國國民黨，同是他老祖師第三國際發明的錦囊秘計。共產黨既專用鬼附人的法子，那末，對於所附軀殼的固有靈魂，自然要消滅淨盡，方可借屍還魂。那末，對於國民黨的忠誠分子，自然是看做眼中釘，肉中刺，好像九世不共戴天的了。

何況西山會議第一個議案，便是斥逐共產黨。假使沒有孫文主義學會的團結，沒有西山會議的開會，便沒有三月十九日的代表大會，便沒有第二屆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便沒有海內外各級黨部的團結。我總理慘淡經營數十年，我同志擲無量數頭顱染結品，一脈相承的國民黨，早就為共產黨盤頂包去了。所以共產黨對於不贊成共產黨的同盟反對，對於反對共產黨的同盟尤其反對，對於反對共產黨同時救護本黨的同盟尤其反對，自然用得到大肅特肅了。

然而我替他想，如何肅法呢？如在那偽黨部裏肅，我敢斷言，西山會議以來，涇渭混淆，分別清楚，苟其人真是忠於國家，忠於本黨，忠於總理主義的分子，決無一人甘為共產黨的孝子順孫，決無一人肯與共產黨鬼混。如在那偽黨部外肅，無論他所謂西山派，他所謂孫文主義學會派，海內外無慮數十萬人，紅軍還沒生腿，欲肅無從。所以我說他這一口咬的太空了，但聞「汪」的一聲而已矣。

勘誤

本刊第二卷第六期第四頁下幅第六行漏排一段，致滋費解，茲特補錄如下：
總理看到這兩個緣故，所以說：